

汉法律文献中的案例与史书中的清官循吏的传记，是公案小说的先
或者说是它的酝酿期。

魏晋南北朝

中国古典公案小说

的神鬼与火公案相结合的作品，不妨说

「明」安遇时◎著

案小说的萌芽。

中唐至五代

笔记

（传可）

小说与法医学

的结合

（上）

案故事

此时公案小说已经成

包公案

到宋代，随着城市人口的激增，阶级斗

張仃創

题刊民事案件的

增多以及市民在审美趣味方面的新需求（喜欢听离奇曲折、触目惊心

趋

故事），公案作品便大量产生，品种增多，色彩斑斓，艺术上

可以说，这是公案小说的成熟期，或者说是它的早期。

公案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反映冤狱为其

公案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反映冤狱为其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青少年
图文阅读版

魏晋南北朝

中国古典公案小说

「明」安遇时◎著

包公案

到宋代，随着城市人口的激增，阶级斗争，张仲愈题

增多以及市民在审美趣味方面的新需求（喜欢听离奇、它的早期

故事），公案作品便大量产生，品种增多，色彩斑斓，艺术上

下以包公案小说的成熟期，或者说是它的早期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包公案/(明)安遇时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12
(中国古典公案小说)
ISBN 978-7-204-09806-4

I. 包… II. 安… III. 侠义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5753号

中国古典公案小说

包公案 (上)

(明)安遇时 著

责任编辑 成如梅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30

版 次 2010年4月第2版

印 次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806-4/I·2088

定 价 59.80元(上下)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百家公案

引子·包待制出身源流	1
第一回 判焚永州之野庙	10
第二回 判革猴节妇坊牌	12
第三回 访察除妖狐之怪	15
第四回 止狄青家之花妖	17
第五回 辨心如金石之冤	18
第六回 判妒妇杀子之冤	23
第七回 行香请天诛妖妇	25
第八回 判奸夫误杀其妇	27
第九回 判奸夫窃盗银两	30
第十回 判贞妇被污之冤	33
第十一回 判石牌以追客布	36
第十二回 辨树叶判还银两	39
第十三回 为众伸冤刺狐狸	43
第十四回 获妖蛇除百谷灾	45
第十五回 出兴福罪捉黄洪	47
第十六回 密捉孙赵放龚人	49
第十七回 伸黄仁冤斩白犬	51
第十八回 神判八旬通奸事	53
第十九回 还蒋钦谷捉王虚	55

ZhongGuoGuDianGongAnXiaoShuo

第二十回	伸兰嫖冤捉和尚	57
第二十一回	灭苦株贼伸客冤	59
第二十二回	钟馗证元弼绞罪	61
第二十三回	获学吏开国材狱	63
第二十四回	判停妻再娶充军	67
第二十五回	配弘禹决王婆死	69
第二十六回	秦氏还魂配世美	72
第二十七回	拯判明合同文字	75
第二十八回	判中立谋夫占妻	79
第二十九回	判刘花园除三怪	84
第三十回	贵善冤魂明出现	89
第三十一回	锁大王小儿还魂	91
第三十二回	失银子论五里牌	92
第三十三回	枷城隍拿捉妖精	94
第三十四回	断瀛州监酒之赃	97
第三十五回	鹊鸟亦知诉其冤	98
第三十六回	孙宽谋杀董顺妇	100
第三十七回	阿柳打死前妻之子	103
第三十八回	王万谋并客人财	105
第三十九回	晏实许氏谋杀夫	106
第四十回	斩石鬼盗瓶之怪	108
第四十一回	妖僧感摄善王钱	110
第四十二回	屠夫谋黄妇首饰	113
第四十三回	雪廊后池蛙之冤	115
第四十四回	金鲤鱼迷人之异	117
第四十五回	除恶僧理索氏冤	121
第四十六回	断谋劫布商之冤	124
第四十七回	笞孙仰雪张虚冤	127
第四十八回	东京判斩赵皇亲	130

第四十九回	当场判放曹国舅	135
第五十回	琴童代主人伸冤	141
第五十一回	包公智捉白猴精	144
第五十二回	重义气代友伸冤	148
第五十三回	义妇为前夫报仇	151
第五十四回	潘用中奇遇成姻	153
第五十五回	断江侏而释鲍仆	156
第五十六回	杖奸僧决配远方	159
第五十七回	续姻缘而盟旧约	163
第五十八回	决戮五鼠闹东京	167
第五十九回	东京决判刘驸马	174
第六十回	究巨蛙并得死尸	180
第六十一回	证盗而释谢翁冤	184
第六十二回	汴京判就胭脂记	186
第六十三回	判僧行明前世冤	190
第六十四回	决淫妇谋害亲夫	193
第六十五回	决狐精而开何达	196
第六十六回	决李宾而开念六	201
第六十七回	决袁仆而释杨氏	204
第六十八回	决客商而开张狱	206
第六十九回	旋风鬼来证冤枉	210
第七十回	枷判官监令证冤	215
第七十一回	证儿童捉谋人贼	218
第七十二回	除黄郎兄弟刁恶	221
第七十三回	包拯断斩赵皇亲	222
第七十四回	断斩王御史之赃	225
第七十五回	仁宗皇帝认亲母	228
第七十六回	阿吴夫死不分明	230
第七十七回	判阿杨谋杀前夫	231

百家公案

引子

包待制出身源流

诗曰：

世事悠悠自酌量，吟诗对酒日初长。
韩彭功业消磨尽，李杜文章正显扬。
庭下月来花弄影，槛前风过竹生凉。
不如暂把新编玩，公案从头逐一详。

话说包待制判断一百家公案事迹，须无提起一个头脑，后去逐一编成话文，以助天下江湖闲适者之闲览云耳。问当下编话的如何说起？应云：当那宋太祖开国以来，传至真宗皇帝朝代，海不扬波，烽火无警，正是太平时节。治下九州之内有个庐州合肥县，离城十八里，地名巢父村，又名小包村。包十万生下三个儿子，包待制是第三子。降生之日，面生三拳，目有三角，甚是丑陋。十万怪之，欲弃而不养。有大媳妇汪氏，乃是个贤名女子，见三郎相貌异样，不肯弃舍，乞来看养。不觉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抚养包公，近有十岁。

一日，包公出厅前拜见父母。其父怒云：“尔此畜子，当下我要弃汝，

得大嫂收养成人，我今遣汝前去看牛，休得在家里闲坐。”包公听毕，转至房中，与嫂嫂说知“父亲要着我看牛”之事，眼泪汪汪，自叹：“我如此命薄！二哥俱得做好人，只我与雇工的一般。”其嫂劝之云：“三叔只可忍耐，古人未遂之时，亦有贩牛自守者，后来却做到三公地位。既是公公有遣，只是欢喜领受。”包公听嫂嫂言语，收泪谢之。

又过二三个月，正是新年时节。包公入房中见大嫂，借件新衣服着了去拜年。嫂问：“三叔，要拜谁人年？”包公云：“正要问嫂嫂，当先拜谁？”教之：“出厅上先拜父母，后拜二兄。”包公欢喜，依教出厅上，拜毕父母、二兄，就在厅上同饮新年酒。至三四巡，太公于席上吩咐，着令大郎去亲戚远处还礼，二郎去邻居近处还礼，三郎换了衣服前往南庄使牛，直待水田耕得完了方许回来。吩咐毕，大郎、二郎各去不顾，只有包公烦恼，独自一人将牛来南庄耕水田，自嗟自叹，不觉困倦，睡于田垅上。

原来包公是个好人，自然有神明来助他。本处地只，一伏时间将水田尽数耕毕。包公睡醒起来，见牛息于垅上，水田皆耕毕，暗思：“此必是大嫂怜我辛苦，密地使人来耕完去了。”言罢，收拾犁具回家。行到中途，遇着个算命先生，见包公作揖云：“烦问往庐州还有多少路程？”包公云：“尚有一百八十里。”先生见包公形状特异与人不同，暗想：“这人有贵相。”因问云：“君是何处人氏，敢乞贵造一看？”包公答云：“小可庐州噉城十八里巢父村人，父亲遣令南庄耕田，只是雇工人，有甚好处？无钱算命，免劳先生看。”先生笑云：“你教我路境，不要命钱，且说来看看。”包公乃云：“贱造是淳化二年二月十五日卯时生。”先生遂起了八字，看毕大惊云：“郎君之命，辛卯年，辛卯月，辛卯日，辛卯时，有四个辛卯。三十二上发科，后去官，至学士，后为龙图阁待制一故人称为包龙图，乃大贵之命也，可贺可贺！”包公听罢应云：“莫非我无命钱，先生故来取笑耳。”先生云：“我写在书上，待郎君富贵，得来相望。”包公云：“我只有一条手巾，与先生为表记，久后果如公言，当得重谢。”先生接取手巾，对包公曰：“你看前面又有一个先生来！”包公回头看时，不见人来，那先生化一阵清风而去。包公惊叹道：“原来这先生不是凡人，乃是神人来与我推命也。”心中暗喜，急忙回家见嫂嫂，笑容可掬。其嫂见三郎面有喜

色，心中疑怪。正是：

入门欲问荣枯事，观见容颜便得知。

那贤嫂问：“三叔每日归来只是烦恼，今日莫非拾得奇珍异宝，如此欢喜？”包公直与嫂说：“南庄耕田回来，遇着一算命先生，推我有大贵之命，我不信，回头失那先生，知是神人，决无虚言，我故欢喜。”嫂听罢乃云：“叔既后有好事，何不发奋读书，以成其名？”包公云：“父亲见憎，哪得资本读书？”嫂云：“叔若肯读书，资本一一承办，不须挂虑。”包公曰：“贤嫂既发心如此，久后成名，当报大恩。”包公退转庄下。

次日，汪氏着家人抬轿子直去南庄书舍，见董先生，进上礼物，具言要送三郎来从师读书之事。董先生欢喜领受。嫂命三叔拜见董先生毕，汪氏云：“三郎尚未有名字，烦先生代取一个表德。”董先生思忖半晌，乃云：“唤做包文拯可好？”汪氏云：“此名实相称。”一时间，先生家抬过午饭，相待着汪氏、包公一边在席饮酒。酒至二巡，嫂于席上云：“叔既读书，亦能吟诗否？”包公起身答云：“未读书时，已曾与朋友相会，亦能吟得几句。”董先生就指木墩为题，令包公吟诗。包公随口吟云：

钢斧伐来物便成，虽然微贱有高名。

若还把他提掇起，社稷山河一掌平。

董卿听罢，乃对汪氏云：“令叔之作，天下奇才也，何愁不成名乎？”嫂亦欢喜。董先生见包公生得丑陋，令其去后园拔一株松树来，席间道是蓬蒿，着包公吟诗。包公自忖：“他将我比作蒿草。”乃应云：

松树低低未出形，先生比作蓬蒿人。

若还一日身通泰，可作擎天柱栋新。

董先生喜云：“郎君好气象，必为擎天柱人也。”酒罢，汪氏辞去。包

公自在庄上读书，不觉二年。正是：

窗下三冬经史足，胸中义理已精通。

一日，包公闻说朝廷开科取士，便辞董先生回家见嫂，道知要去赴科取试。汪氏欢喜，即打点盘缠，与叔起行。次日，包公先出厅上，道知父母，要去东京取试。当彼父母颇知其在南庄读书，汪氏为之支持，得就乎学，及闻其要去赴试，父母二哥齐笑其痴，亦不管他。包公径来拜知嫂嫂，吩咐毕，挑上行李，望东京进发。是时正遇三月天气，风和日暖，恰好前行。常言：

雁飞不到处，人被利名牵。

话说包公独自一个，于路上晓行夜住，饥餐渴饮，又是数日。忽一日贪行几里路，天色将晚，前后无店舍。正在无奈处，抬头见一座古庙，包公进入廊下，看牌额，乃东岳圣帝之祠。几年荒废，人迹罕到。包公只得在神案高处放下行李，取出干粮食几口。日里行得辛苦，就枕而困。将近三更时候，包公朦胧中见一判官，持簿入来，监候使者问云：“今年状元是何处人？”判官说：“第一名是淮西庐州人，第二名是西京汉上人，第三名是福建人。”使者又问：“淮西有九州四十县，不知状元名谁？”判官答云：“是庐州合肥县小包村包十万家第三个儿子，名文拯，该他得状元。”判官道罢复出。天色渐明，包公记在心头，起来挑了行李进发。

不则一日，来到东京城。包公抬头一看，果是个好去处：人物富贵，甲第相连。曾闻道，东京城里有三十六条花柳巷，二十四座管弦楼，果不虚矣。称赏不足，未几日色沉西，欲去寻觅个店舍安身，各处已闭上房门。包公怨无宿处，在汴河桥上叹气两声，一时惊动本处城隍，即叫使者吩咐云：“上界文曲星来东京求官，无人收留，你可引去烟花巷张行首家宿歇。”使者领旨，即忙来桥上，见包公正在忧闷间。使者近前云：“秀才，今晚莫是无安歇处？可随吾来着，有个所在与你安歇。”包公见说，径随使

者来到张行首门口，叫声“开门”。有小二出来，已不见了使者，只有三郎立在门口。小二引进去见张行首，因留他歇。问是何处人氏，三郎答云：“小可乃庐州合肥县离城十八里小包村，父亲包十万之第三子，表字包文拯是也。因来京考试，日晚无投宿处，特奔贤姐宅上，权宿一宵，明日重谢。”张行首闻说，不觉泪下，云：“原来是乡里。”三郎云：“贤姐是何处人？”行首云：“我是县南张大郎亲女，因为正月上元看红灯，行至九师桥，失了伙伴，被人带到东京，落在风尘，今将三四年矣。若郎君不嫌，今宵愿结为姊弟相叫。”三郎便问：“贤姐今年几岁？”张行首答云：“三十岁。”三郎云：

“你长我十岁，当拜汝为姊。”二人于灯前结拜。整上盘馔，席中各诉款曲，夜深方散。三郎于楼舍安歇。次日侵早，张行首着小侍女请三郎入厅上相见。茶汤毕，行首云：“目今东京士子未齐，三郎可在东边净房读书，候在开试院日，则去取试未迟。”三郎云：“贤姐言之有理。”即日收拾净房一间，与包公读书。每日茶汤着侍女送与，十分相敬。

不觉一月光景，侍女来见张行首，道



云：“这几时，包秀才书也不读，只是眉头不展，脸带忧容，未知因甚事。”行首听说，即着侍女请过三郎，差别其烦恼之由：“莫是我家款待不周？”三郎答云：“蒙贤姐恩爱，实无以报，近日在书馆中不觉思起家乡，况我功名未知如何，以此忧闷，非为款待之意。”行首听罢乃云：“偏你思量家乡，而我不念故里？出来之人没奈何耳。你若思家下不置，可修书一封，汴河桥上不时有人转淮西，可寄与之回去，便如亲至家乡一般，何必重思念也。”三郎依其言，即修下家书，缄封了毕，次日到桥上等人寄去。一霎时间，忽遇个人，似承着模样，来得如风送行云般紧。三郎问云：“君是何处客官？”来人答道：“要往合肥公干。”三郎云：“君既往合肥，是在下所属，烦君寄书一封，转达包家庄为幸。”其人领诺，即接却书，不辞直去，好似流星赶月而行。三郎正待回去，忽于桥侧拾得一封书，类道家符牒样式，乃暗思：“此必来客去得慌忙，失落此一封书，彼寻不见必复来取，可坐此，待他来时，可付还之。”

却说那来客原是玉皇所遣，在东京城隍处下公文的。来到庙前，不见文牒，慌问守门神千里眼、顺风耳：“这公文从哪里失落？”二神告之云：“乃是尔代顺带家书白衣秀才拾得，今在桥上等你，可火速取来。”使者听罢，径回桥上，见三郎便拜。三郎忙扶起道：“君适去得恁紧，复回拜我，有何见议？”使者云：“误失了一道文牒，是君拾得，乞还我而去。”包公云：“果是我拾得，若肯开与小生看是内中说甚事，便将还你。”使者云：“此文牒不可拆开看，恐漏泄天机，得罪不便，乃上帝送与城隍处开的。”包公听罢说是上帝来的文牒，坚意要看，云：“不肯开看，难以还汝。”使者没奈何，只得拆开封头与看。内中不说别事，单写今年状元、榜眼、探花之姓名也。包公看见他名是状元，不胜欢喜。按：国史本传包公乃是天圣五年进士，此说是状元，小说之记也。付还天使而去不题。

话分两头，却说仁宗皇帝自承位以来，亲近大臣，庶政条理，天下太平。一日在宫中，夜得一梦。侵晨设朝，众文武问之。阶前走出黑王太师，红袍拖地，象简当胸，奏云：“不知陛下所梦何事？”帝曰：“寡人夜来梦到庐州搭船，船上有一金斗，斗底有一包文字，不知主何吉凶？”太师奏云：“此梦乃大吉之兆，当为陛下称贺。”仁宗曰：“何见得是吉兆？”太

师云：“陛下到庐州者，关中有—庐州。船上有金斗，郡唤作金斗威。斗底有一包文字，主开南省时及第秀才必有姓包者来赴试考中。与国家文明之象也。”帝闻奏乃曰：“卿此言亦有理。”是日朝散。

未数日，南省试罢，进士殿试，及传胪之时，第一名状元及第乃庐州合肥人，姓包名文拯也。仁宗大悦，曰：“朕之得梦真不偶矣。”即日下敕：状元于杏花园赐宴，游街三日。及待文拯趋朝谢恩，御笔亲授为定远县知县。文拯得官而出，转至烟花巷张行首家报知。行首不胜欢悦，把盏接风。文拯云：“且幸忝高名，又得除授知县之职，当初父母量我不会有官，岂知今日有此好事！特辞贤姐同小二，回去省侍父母，且看如何相待于我？”行首云：“既郎君已中高选，如何不回报与父母得知欢喜？我着小二同你还乡。”文拯甚喜，即日拜别行首，与小二出离东京城，吩咐将幞头服带官凭藏在笥中，只装作平常人而归，不在话下。

却说东京当日开榜后，公人寻夜前来包家庄报信，直至庄前见太公声诺。太公本是庄家，初未识公吏，—见之，大惊，走入庄后，叫声：“有强人来。”其大媳妇汪氏听得，急出视之，乃是公家来的，便问：“从何差遣？”公家答曰：“新科中了状元包文拯，说是本处人，特来报喜，不是差遣。”汪氏闻报，笑容可掬，入见太公，道云：“吾家有好事，三叔已中状元及第，公人来报喜信，何用惊疑。”太公笑曰：“三郎自小不曾读书，官从何来？”汪氏答以：“从董先生学，日前有信来，道又得东京乡里张行首勉励读书，已得中选，果是真矣。”太公大喜，方出厅前接待报信之人。

过数日，太公着人去赶回二大郎：—在庐州开大店，—在南京卖色物。不日二人即俱回来，拜见太公毕。太公道：“尔二人只好守富，倒不如三郎读书，已得功名也。今报信人才与犒赏而去。”二郎闻说，笑曰：“爹爹好不忖量，被人骗去银两。三郎是个呆子，未曾读书的，哪里有官？他只因在外欠主人钱还不得，故装此计，诈称及第，得图些赏钱去均分而已，何可信他。”太公顿思良久，乃曰：“汝二人之言果是，却被他骗去银两。”因出下招贴：“有人捉得三郎来见者，赏钱—百贯。”使庄客各处贴去了。

却说文拯与小二在路上将及半个月，望家下不远，文拯云：“此去王太公舍只有十里远，是我庄所，且去安歇—宵又作区处。”小二挑着行李，

ZhongGuoGuDianGongAnXiaoShuo

来到王太公门首，乃一更尽，便叫开门。王太公儿子王五出来看时，却是主人呆子，领一人在门首，连忙入告太公道：“有一百贯钱来我家也。”王公问：“如何有一百贯钱来我家？”王五道：“他父亲出下招赏钱一百贯捉呆子，今来门首，捉去请一百钱赏。”王公听罢骂道：“畜生，他是我主人，又况其大嫂甚贤，哪里有赏钱与你？待我起来迎接他人来。”王公出得门首，见文拯便拜。文拯连忙扶起，同入庄上坐定。王公将其父出赏钱要捉三郎之事说知。文拯笑云：“正是欠东京店主人钱米，今同小二回来取讨。”王公道：“主人今且在我家安歇，明日回去与大嫂商量，勿使太公得知便了。”道罢，即具酒馔相待。至半夜，各就歇息。

次日，文拯辞却王公，与小二回家，从后花园叫声：“嫂嫂开门。”汪氏听知是三叔声音，连忙开了后门，见包公衣衫襤褸，如贫困者一般，乃问：“日前有报信来家，道叔已中高选，如何恁的回来？”文拯答曰：“蒙贤嫂作成，去得迟了，东京科场已罢，功名没分，今少店主人钱米，着小二回来取。”汪氏道：“既如何，且入家中商量，休教父兄得知。”文拯与小二进入舍中坐定，乃对嫂道：“烦讨些饭来与我吃。”真是个好贤德汪氏，听说即入府中安排点心去。文拯把箱中绿袍、名简、纱帽，尽放于大嫂闺中。一伏时，其嫂办到酒馔，与包公食毕，乃问云：“三叔欠店主人钱多少？”包公云：“欠三百贯。”汪氏道：“公公与二哥发怒，出赏钱正要捉汝，且休在家，明日南庄有五十人割麦，你去监收割麦，待我措置钱米三百贯，却送你去还店主人。”包公拜谢嫂嫂。次日侵早，过南庄割麦。二人行行了半里路，包公先打发小二回东京，自去南庄割麦。

将近晌午，忽有一伙公人来到，因问包知县家住哪里。文拯已自知了，故意指前面：“大宅房子便是。”公人径奔前来，寻问包太公家。太公见了一伙公人，忙走入厅上，大叫：“强人又来。”汪氏出来看时，却是一起差人。因问从何而来。差人答道：“东京及第包文拯，除授定远县知县。我等是来接知县赴任的公差。”汪氏听罢，入告太公知之。太公怒道：“日前正是你说有报信人，费我三百贯赏钱，今日又来哄我。适有人说呆子在南庄替人割麦，不要理他。”将门紧闭上。公差人不识知县下落，复来田间问包公：“若教我等知县住址，把些酒钱与你。”包公道：“主人要我割完麦

方得去。”公人道：“我大家与人割麦，可领我去？”包公云：“如此则许。”差人一时将麦为之割完，欲着包公引教其路。包公云：“尚容来日引你等去。”公差为首二人大怒，拳拳就打。得田间众人劝了，包公乃领差人往前门进，自后花园入嫂嫂房中，取出冠带服毕，出。厅上二十四个远接人纳头便拜。包公望阙谢恩，请过父母、大嫂来相见。人各愕焉。包公乃对父母道知得官之由。父母方知是真，嗟呀不已。包公唤过差人云：“你等识包知县否？”公差人见是割麦之人，各各请罪。包公问哪个是首领？公人复是董超、薛霸。包公云：“用拳攀我者是你二人？今捉下打三十大棒。”众人正待行刑，大嫂听得，来劝云：“贤叔未上任，何可便打公人。适间不认叔是贵人，可赦其罪。”包公依其劝乃止。一时众亲戚乡里都来称赞。太公设筵席相待，尽欢而散。次日，包公出厅上吩咐公吏道：“你等且先回去，待我安排行李，即来赴任，公吏不须等待。”众领诺，各拜辞先回不题。

只说包公择吉日拜别双亲兄嫂，遂登程而去，不与人识是知县，依然挑取这席簑作贫寒之态，逶迤行到定远县，见东门外有多少伺候人、一百二十行及公吏等并来远迎。诸吏见而问之：“曾见包官人到否？”拯答云：“我自来县间作买卖，不曾见有包官人来。”拯遂入县衙门门首，把门人见其挑取席簑，如乞丐之人，遂推出门外，喝云：“我数日洒扫县衙，只候本官赴任，你何敢擅入县门？”拯遂门外取出席簑中所藏公裳穿了，戴却乌纱帽，挂起官凭，把门者皆惊惶骇愕，方知即是包知县，遂叩头谢罪。诸吏座听得，仓惶入衙中见包公。引入堂里，点起香灯蜡烛，与包公升公座上任。众人各参拜已毕，有诗赞曰：

谷雨桑麻暗，春风桃李开。

只因民有福，除得好官来。

第一回

判焚永州之野庙

断云：

方求虚明绝野尘，词章吐出句清新。
劝将一管春秋笔，褒贬前人戒后人。

话说湖广永州之山有座野庙，树木参天，阴云蔽日，风雨往往生其上，而本庙之神，甚是灵迹。时例，每岁之中要童男、童女祭奠，则一境获宁；若不祭奠则万家劳忧，不得安生也。时有包公，因仁宗天子钦差访察天下州县，路经永州。有乡耆民，以永州缺官治事，咸皆相谓曰：“吾闻包公为官清正，神明钦仰。今既到此，不可失也。”遂皆邀集相迎，于是请掌州事。乡官亦皆上表交荐。仁宗天子许之。包公历任之初，闻知永州野庙之事，乃惊叹曰：“守令之责也。”次日即率乡耆民，吩咐曰：“吾来日当与汝等往庙行香。”且作文以祭之，词曰：

呜呼！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此古今之常道也。今神主宰一方，血食兹土，正宜奠民居而足民食，胡乃为民害而拘民仇？年享童男童女，嗜杀无穷；岁烧布帛楮钱，贪婪无厌。世之赃官污吏，尚王法所难容；阴而恶鬼邪神，岂天曹之轻宥？伏冀悔过更新，共享和平之福，苟六欲之不泯，宜三尺之所诛。前言既尽，主者施行。

当下包公将祭文读毕，焚之于炉。未及回步，俄顷之间，狂风大作，玄云蔽空，骤雨如注。庙中火光四起，鬼卒号呼，从者股栗，尽皆失色。包公正色端坐，忽闻其呻吟曰：

种类生来毒所钟，深山大泽惯潜迹。
开喉一旦能吞象，服气三年解化龙。
斩后刘邦兴帝业，埋时叔敖有阴功。
身长九万人知否？绕遍昆仑第一峰。

包公闻之，惊异其事，怅快而归。

次年，包公下令禁革永州百姓，敢有至前祭奠者，治以重罪。未几，野庙之神径往各村云扰，居民遑遑，六畜耗损，田禾无收。民大患之，遂即呼集计议，连名具状，径赴包公台前，首告其事。当日包公观罢状词，不胜其怒。即唤张龙、赵虎二人，吩咐四面放火，焚烧其庙。二人领了包公之命，即于四面堆积干柴。正放火之间，忽然风生西北，雾满东南，不多时间，大雨如注，淋灭其火，竟不能毁。张、赵二人呆了半晌，忙奔州衙来报其事。包公闻报，心不为动，乃叹息曰：“吾居官数年，只是为国为民，未曾妄取百姓毫厘之物，今既有此妖邪，吾当体正除之。”遂即急往城隍庙，祷之曰：

伏以寂然不动，阴阳有一定之机；感而遂通，鬼神有应变之妙。明见万里，事悉秋毫。至如赏善劝恶，亦乃职分当为。永州庙荼毒生灵，某所不忍；永州境流离黔首，神其能安？乞施雷电之威，拯彼水火之患，则一州幸甚，而包拯亦幸甚也。

祷毕。过了三日，只见风雨大作，雷电交轰，遥闻永州庙中，隐隐有杀伐之声，移时之间方息。是时，包公率百姓前往视之，但见野庙已被雷火烧毁，内有白蛇，长数十丈，死于其地焉。于是其怪遂息，百姓无少长皆歌舞于道曰：“吾一州百姓尽蒙更生之恩者，实赖包公之德也。”至今颂之不衰。